



光岳楼琐记

□ 闫西岭

位于聊城古城区中心的光岳楼，建成于明洪武七年(1374年)，因东昌守御指挥佥事陈镛为“远眺料敌与严更漏”，以修城余木主持始建，故又名“余木楼”。明弘治九年(1496年)，河南西平一位考功员外郎李赞与东昌知府金天锡同登此楼，因叹楼百余年尚无名称，遂命之曰“光岳楼”，“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”。聊城民众称光岳楼为“古楼”。

我第一次爬上古楼是1953年10月。当时我9岁，伯父用自行车驮我到聊城专区医院(当时位于红星路路南和路北的两个院落内)看病。闲暇时间，我随伯父爬上古楼游玩。那时，古楼随便上，无人看管，大家不但不用买票，而

且连买票的概念都没有。当时我还数了从开始上楼到古楼一层的台阶数目：连同刚进楼洞拐弯处的4个台阶，共计56个。

光岳楼是中国十大名楼之一，而且还是全国少有的、650年不曾重建的楼阁。195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74年，著名文学家、历史学家郭沫若题写了光岳楼匾额。1975年著名画家丰子恺为光岳楼题写楹联：“光前垂后，劳动人民智慧无极；岳峻楼高，强大祖国文物永昌。”

光岳楼台体的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的中部，各设有半券形的拱门。这四个拱门上方砌有四个门额，东曰“太平”，西曰“兴礼”，南曰“文明”，北曰“武定”。这是光岳楼的文化亮点之一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“破旧立新”浪潮中，有些人高喊“古楼上有四旧”，并要求把四个门额铲除。主管部门考虑到要保护文物没有铲除，而是用水泥将这四个门额封糊起来。1984年对光岳楼进行全面保护维修时，四个门额得以重见天日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有群众团体抬着“古为今用”的大幅语录牌，要求把光岳楼利用起来。有关部门立刻进行研究，决定把光岳楼底层四个方向的楼道开辟为百货商店，出售不同种类的商品。为增大营业面积，还把西侧拱门封堵起来，只开放其余三个拱门供人们进出“商店”购买东西。

改革开放后，包括文物专家在内的许多人指出，把光岳楼用作商店是对珍

贵文物的糟蹋和破坏。为此，大约在1982年，相关部门便将“商店”搬走，恢复了光岳楼的基本面貌，并且日渐重视对光岳楼的保护和维修。1984年5月至1985年12月，对光岳楼进行了全面维修；1992年3月至1993年10月，又对光岳楼的基座进行了加固。

1988年6月光岳楼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18年5月15日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《国宝档案》栏目播出的《天下名楼——运河古阁光岳楼》和大家见面，让更多人认识并了解了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楼阁。

光岳楼已经成为聊城的一张名片，所谓“来聊必看古楼阁，络绎不绝观光岳”。

儿时的柴火垛

□ 胡芝芹

柴火垛，是村庄必不可少的元素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走进鲁西任何一个村庄，都会看到一个个形状各异的柴火垛。柴火垛堆的是麦秸、玉米秸、谷子秸和棉花秸等。它们或站立在房前屋后，或堆砌在墙角院外，有的就那么裸露着，有的被泥巴涂抹了垛顶。

柴火垛堆着农人的生计

清晨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柴居首位，可见它在我们生活里的重要性。烧水、煮饭、取暖，必得柴助。农家在收获之季，不仅忙于往家里收粮食，也忙于往家里运柴火。

夏季收麦后将麦秸运回家，一般堆在院外，高高的一垛。麦秸易燃，常用来引火，但一团火着过之后就蔫了，火势还不如麦茬儿。于是，乡亲们把麦茬也铲下来，拉回家堆成垛，预备烧火时用。

秋收的秸秆既多又好，都是些硬实的柴火，像玉米秸、高粱秸、豆秸等。这些秸秆拉回家后，一是烧火用，二是铡成草料喂牛羊。烧火时最受欢迎的是棉花秸，棉花秸虽然不高，但是很硬实，点燃后，火势很旺，燃烧时间也长。如果一个人在灶头忙活的话，就可以往灶膛里塞一把棉花柴，熊熊大火烧起来，人在灶上炒菜蒸窝头都不误事，所以棉花秸特招烧火人的喜欢。即使是棉花叶，乡亲们也不会弃在地里不要的，用耙子搂起来，装车拉回家烧火也很好。叶子碎成末了，仍是好东西，可以冬天烧火炕用。家里的火炕是用砖和土坯垒成的空心炕，在侧面留一个炕门。傍晚，从炕门处塞进一些棉花叶末子，再用麦秸把叶末子引燃，星星火焰就在炕洞里烧起来，很快土炕就烧成了热炕，但也不会太热，在上面睡觉很舒服。

柴火垛里埋藏疼痛和叹息

关于往家里运柴，有一件事至今令我不忍回忆。那是个有月的秋夜，父母让我帮忙把棉花柴拉回家。深秋的夜很冷，我两手扶着地排车把，让车保持水平状态，父亲往车上挑棉花柴，母亲站在车上，负责接住棉花柴，把棉花柴铺开在车上，踩匀实。也许是我困了，也许是手太冷了，不知怎么胳膊抖了一下，母亲从高高的棉花柴车上掉了下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听着母亲痛苦的呻吟声，我吓坏了，想去扶起母亲，父亲告诉我，“刚摔了，不能随便动”。好在母亲是摔在土地上，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伤害，但是自那以后，每当看到高高的棉花柴垛，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母亲摔下来的那一幕。当时，我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，希望父母骂我一顿或打我一顿，可是父母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，这份痛不时折磨着我，我内心充满了对母亲的歉疚。可能父母永远都不知道，那一堆棉花柴垛里藏着女儿深深的疼痛和叹息。

常言道，灶里有柴，仓里有粮，农人心里就不慌。于是，夏天一旦下雨，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往厨房里抱柴火。白天还好，夜晚下雨的话，不管多困，都要起来抱柴，有时困得迷糊，就抱着柴闭着眼往厨房走，直到灶坑存满了柴火才安心。柴抱完了，困意也过去了，于是不免叹气，心想，要是能给柴火垛搭个棚子该多好，那就一劳永逸了啊。

柴火垛里洋溢着欢乐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柴火垛也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没处玩时，我们就在柴火垛上闹腾，玉米秸垛和麦秸垛是我们的首选，尤其是麦秸垛，以其秸秆细软没有伤害性颇得我们青睐。我们



20世纪70年代，鲁西农村的柴火垛。 赵雅军 摄

爬上麦秸垛顶，再滑下来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翻跟头、倒立，都是在麦秸垛上练会的。

男孩子们喜欢抽出一根根玉米秸秆，当作刀枪打闹，而我们女孩子喜欢用长长的玉米叶编草帽，或者只是坐在柴火垛上讲些趣事。有时还在旁边掏个洞，把自己藏在里面，和同伴玩捉迷藏，身上头上不免粘了很多柴屑，被父母埋怨成了“疯丫头”。

秋天杜梨儿熟了，豌豆一样的褐色小果子，又酸又涩实在不怎么好吃，于是我们就把它们带着叶子摘下来，然后偷偷塞进麦秸垛里，捂上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再掏出来，呵，一颗颗甜丝丝软绵绵，好吃得很。拿去和同伴炫耀、分享，甜蜜溢满唇齿，快乐飘向天际。

还记得有年冬天，堂姐傍晚在地窖里拿地瓜时，偷偷往麦秸垛里藏了一大块。可是在滴水成冰的季节，柴火垛能避免地瓜不被冻吗？堂姐第二天带到学校时，地瓜已像冰块一样硬，但是那也挡不

住嘴馋的我们，照样你一口我一口地啃着吃，感觉美味极了。

当然在柴火垛里也发生过闹剧。邻居堆放多年的麦秸垛忽然着火了，因为救火及时避免了更大的火灾。有人迷信，给出了不好的理由。多亏村里有个老师知道原因，他告诉大家，柴火垛堆放久了里面会发生化学反应，引发自燃。他建议大家都回去查看一下自家堆放多年的柴火垛，用手摸摸里面是否很热，越是放的年数多、堆得结实的，越是发热。大家查看后，果然如此。老师建议大家把柴火垛拉开晾一晾就没事了。原来柴火垛里还藏着化学知识呢。

如今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多数农村家庭已用上了燃气。人们再也不用经受烟熏火燎的日子，过上了环保又舒适的生活，一堆堆柴火垛也从村庄里消失了。农田里，秸秆被粉碎还田，化作春泥护庄稼。我们感恩好时代、感恩幸福生活的同时，也不会忘记曾经的柴火垛。